

# 墨索里尼独裁下的世界杯冠军

◆ 张春晖

## 通过足球谋求支持

1932年,饱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足联捉襟见肘,不得不把经济摆在首位。意大利承诺将世界杯比赛地放在罗马、都灵、米兰等城市,关键是承诺给国际足联分红。这个曾经拒绝参加首届世界杯的国家,为何如此卖力地争取主办权?

墨索里尼,一个法西斯帝国的首领,试图绑架体育,来为他的政绩添砖加瓦。此时的意大利正处于经济危机的煎熬中,墨索里尼认为举办世界杯可以分散国人的注意力,增加就业机会。另外,也可以借机显示他所谓“大罗马帝国”的团结、强大。他信誓旦旦地向国际足联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举办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嫉妒的足球盛会。鉴于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同盟初具雏形,欧洲大陆普遍采取绥靖政策,最终,国际足联将1934年第二届世界杯赛举办权送给了意大利。

意大利获得主办权之后,墨索里尼开始在意大利各地兴建体育场,如都灵的墨索里尼体育场(都灵奥林匹克体育场)、佛罗伦萨的贝尔塔体育场、罗马的奇塔德拉体育场。《意大利足球史》的作者约翰·福特在书中说道:“这些体育场的建设标志着国家统治者(墨索里尼)立志让意大利成为欧洲大陆的先锋。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墨索里尼意识到宣传对于左右民意可以产生的巨大力量。他发觉作为一种大众运动,足球可以为他所用,从而让他获得整个国家的支持。”

## 扩大自身影响

墨索里尼几乎包办了比赛的所有组织工作,以实现其把世界杯变为宣扬法西斯主义工具的初衷,借此重温罗马帝国辉煌。除了兴建体育场,墨索里尼还开始打造“雇佣军团”。

当时的意大利足球拥有强大的实力。特别是在锋线上,梅阿查在意大利早已经家喻户晓。不过,意大利并不是唯一被看好的球队,匈牙利、西班牙、阿根廷,还有卫冕冠军

体育与政治无关,这句话对于1934年世界杯冠军意大利来说,显得有些可笑。让体育成为政治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这一点上,当时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可谓大行其道。

乌拉圭,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1930年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多数欧洲国家拒绝参加。到了1934年,乌拉圭以同样的方式实施报复。意大利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但墨索里尼并不满足于此。为了确保能拿到冠军,墨索里尼命令在全世界搜罗顶级足球运动员。意大利出台了非本国运动员的参赛政策,只需要修改国籍,便可为意大利效力。得益于这一政策,阿根廷当家球员被一抽而空,曾参与过1930年世界杯决赛的主力队员——蒙莱多·奥西、队长路易斯·蒙蒂、米切勒·安德劳洛等加盟,让原本就实力不俗的意大利队如虎添翼。

在世界杯开赛前两天,门票卖不出去。于是,墨索里尼亲自买票,命令各大报刊刊登一张他买票的照片。记者出身的独裁者显然非常了解媒体的作用,第二天就有数万人前往购票。此后,凡有意大利参加的比赛,看台都座无虚席,人声鼎沸,门票也总是提前被抢购一空。看台被球迷塞满的现象让全世界都相信:足球是最热门的体育项目,罗马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罗马法西斯国民党体育场座无虚席。墨索里尼在包厢里骄傲地指挥着这场比赛,意大利队员从场地中央高举右手向看台上致以法西斯式的敬礼。为了扩大影响,墨索里尼要求意大利广播进行直播,这也是世界杯赛场第一次进行电台直播。

闭幕式甚至成了法西斯式的狂欢之夜,所有人共同高歌意大利的法西斯国歌《青



夺冠后庆祝的意大利队

年》,偌大的罗马国家体育场上,歌声回响不绝,意大利国旗随风飘扬。所有这些与其说是世界杯闭幕式,不如说是一个国家接受法西斯主义而举行的盛大庆典。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雷米特后来旁敲侧击地表示,这次1934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应该改个名字——1934年法西斯世界杯。

## 亲自指定裁判

在预选赛和小组赛中,意大利队以压倒性优势分别轻取了美国和希腊。一切似乎都见证着意大利足球的荣耀之路。但紧接着,意大利的比赛开始变得肮脏起来。

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对阵西班牙。西班牙队虽然不像他们的对手那样有着众多家喻户晓的球星,但在那个时代,西班牙的进攻就像一部运转流畅的机器,足以让大牌球星们黯然失色。经过一番鏖战,双方打成平手,根据当时赛制,双方在加时赛后依然打成平手的,将进行重赛。重赛中,出现了明显偏向意大利队的判罚,当天的主裁判雷纳·梅塞特由于判罚不公而遭到控告。thehardtackle网站在提到这段历史时写道:“在墨索里尼的棋盘上,雷纳·梅塞特只是一粒棋子而已。”

下一轮,意大利面对在上世纪30年代有着“神奇之队”之称的奥地利队。意大利打进了比赛的唯一进球,但这个进球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意大利球员公然冲撞了门将,一场足球比赛几乎变成了角斗,古

## 10.收效不令人满意

“同喜同喜,小弟只是发了些小财,让茂昌哥见笑了,发大财的是茂昌哥您啊。”承德马上抱拳还礼。

沏茶,看座,承德正在寻思向这位仁兄怎么开口,性格耿直的茂昌倒是先开口了:“承德弟,依一大早到小号光临,恐怕有事吧?不用客气,有啥事尽管直说,只要兄弟我可以帮忙,一定帮依。”“茂昌哥爽气,不瞒您说,小弟我确实有事体请大哥帮忙,不知道大哥能不能帮上。”

“德弟依不要客气,但说无妨。”茂昌胖乎乎的脸满是笑容,马上表明了态度。承德心里一热,他觉得筹资或许有点门。于是把事情来龙去脉详细向茂昌说了一通。

“茂昌哥,我要借贷的14万两银两,每个月可以归还2万两,只要给我一年时间,我就可以还完本金和利息。哦,这次借贷利息,您可以在贵号的基础上增加一成。”生怕茂昌不同意,承德说话十分小心,临了还加上一句,表明自己的诚意。

“唔——”茂昌没有回话,他的笑容收敛了,胖乎乎的脸上一脸严肃。他没想到承德这次是“狮子大开口”,14万两银两啊,已经超出了他可以承担的底线。茂昌脑子里迅速运作起来,他清楚如果集中顺源的全部银两,加上从宁波分号调集5万银两,他可以筹集这笔款项,但是此一来,他顺源将承担巨大冒险,一旦发生突发情况,他将没有能力调剂周旋。

茂昌不敢造次,他权衡再三,决定放弃这笔业务。“喝茶喝茶!”茂昌端起茶盅,呷了口茶,掩饰着他的尴尬。“嘿嘿,承德老弟,不是我不帮依,只是,只是这14万银两数字太大,不是小号能够承担的,向老弟摊摊底吧,我这儿最多也就是能拿出两三万银两,真是爱莫能助,爱莫能助啊。”

承德无言以答,他也觉得他要的这笔数字太大了。他心里明白,茂昌肯拿出两三万银两,已经很帮忙了,他没有理由责怪茂昌哥。

“茂昌哥,我也知道这件事让您为难,这样吧,我到其他地方再跑跑,如果还有缺口,您这两三万银两可要给我保证啊!”“好说好说。我答应您的肯定兑现,到时候依来取便是了。”见承

#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 9. 出访欧洲五个动机

就像罗斯福通常的做法那样,他设置了错综复杂的环节。根据他当时的一次私人谈话,我们有可能分析出他派遣韦尔斯出访欧洲五个动机。第一个动机是延缓所担心的德国春季攻势,并且为英国和法国赢得时间,以对德国的进攻进行备战。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一位亲信说:“他希望在德国展开其残暴的进攻之前,英法两国尽可能充分的时间准备。”第二个动机,是他希望通过让意大利保持中立,从而削弱轴心国的力量。意大利的宣战将不仅会使法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危及英国在地中海的行动自由,还会显示局势正朝不利于民主国家的方向发展。韦尔斯肩负的使命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9年到1940年作出的多个尝试之一,以撬动墨索里尼远离希特勒,或者,按他的话说,“在两个疯子之间打进去一个楔子”。

第三个动机就是所给出的官方理由:获得欧洲境遇的第一手信息,并且,获得其领导人的政治情报。《时代周刊》猜测说,这一使命是根据“爆破前最后一次清场的理论”进行的。亚瑟·施莱辛格曾经注意到罗斯福:“就像蜂蜜中掺了沙子这样的细节也休想逃脱罗斯福的脑袋。”现在,他就有了机会来获得欧洲的细节情报,以此来仔细估量罗马和柏林的独裁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冷落美国外交官,使得罗斯福总统失去了他偏爱的情报。

第四个动机,是韦尔斯肩负的使命能够服务于罗斯福的国内政治目标。近几个月来,他采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措施来让美国人关注欧洲的战局,特别是德国的罪行:如同他所说的“聚焦在德国”。他对英国大使洛西恩勋爵说,这一新策略实际是满足公众舆论的惯例,表示“穷尽了一切结束战争的手段”。很多人相信,其中还包含了更多赤裸裸的政治动机。竞选政治从来就没有离开罗斯福的视线,特别是在选举年。很多人认为,如

果他再次参加11月的大选,韦尔斯的使命无非是他将和平作为拉选票的工具。毕竟百分之九十六的美国人反对对德国宣战。国会准备将美国军队预算削减百分之十。孤立主义者和绥靖主义者正竭力催促罗斯福“探寻一切途径来为和平斡旋”。将韦尔斯派遣欧洲,总统希望能将美国人的目光引向更关注国际事务,同时释放出他作为爱好和平的领导人的善意。

最后一个动机,是罗斯福希望让自己确信,已经没有任何残存的可能实现和平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提出了和平倡议,他也曾多次谨慎地向来访者提到作为世界事务的“一种仲裁人”或“调解人”。他的白宫声明草稿曾指出,他最初是打算让他的特使要求交战各国政府表明“他们愿意进行谈判的基础”,但当英国政府对此反对后,他将这一观点模糊掉了。在出访欧洲期间,萨姆纳·韦尔斯也表现得仿佛他有兴趣于在欧洲各国之间兜售和平建议。

这并非表示在1940年春,富兰克林·罗斯福愿意赞成对希特勒的姑息绥靖。罗斯福早已确信,可能是在慕尼黑协议期间,但肯定是在欧洲战争爆发期间,和纳粹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例如,在1939年9月11日,他指示赫尔国务卿警告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P·肯尼迪,“美国人民不会支持自己的政府去帮助一个依靠武力和侵略为主的政府,或是得以苟延残喘的和平建议。”

还有,从韦尔斯出访的日程安排看。罗斯福从未认真考虑过和平谈判。在宣布这次出访之前,他咨询了伦敦但没有告知柏林。他让韦尔斯携带了他给墨索里尼、张伯伦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的亲笔信,信中表达了他的善意,但没有给希特勒的信。韦尔斯出访的顺序有利于盟国,行程表也不包括莫斯科:如果罗斯福真的希望实现欧洲和平的话,这次使命真的令人费解。国务院的人们倾向一个折中的和平,包括韦尔斯本人。但是,罗斯福本人的意愿绝不可能与其顾问的意见混合,因为他的顾问来自方方面面。这次出访刚打开了一扇和平谈判之窗,富兰克林·罗斯福又亲手把它关闭了。

# 宁波商人

徐志明



德说出这样的话,茂昌长舒了一口气。

离开顺源,承德马不停蹄,跑一家一家的宁波钱庄,然而三天跑下来,收效很不令人满意。一些钱庄听到他要贷款,都十分热心,表示愿意帮助,可是说出数字,让承德心冷了一大截,那些钱庄主,有的愿意贷款五千,有的只有三四千,最多的一家也只是一万银两。这些数字加起来,还不到14万银两的一半。承德无话可说,他知道那些钱庄能力有限,能够表示帮忙已经够意思了,难不成也要人家为他冒风险?

承德愁坏了,一连几天睡不着觉,眼看10天的日子一天天逼近,但是这笔款子还是没有着落。保罗已经派人来过两次,催问他的银两准备得怎样。承德只能回复正在筹集,请保罗放心,到时候保证把20万银两一定如数奉上。

欧罗巴咖啡馆位于洋泾浜和黄浦江交汇处拐角。这是一幢漂亮的西洋小楼,里面装潢得金碧辉煌。到这里喝咖啡的客人,多数是金发碧眼的有身份洋人,中国人很少光顾。现在,章承德坐在靠窗的卡座里,从落地玻璃窗看去,洋泾浜靠近黄浦江一段,深绿的河水缓缓流向黄浦江,在黄浦江交汇处形成了一条不甚分明的界线。洋泾浜是一条不宽的河,不过现在,它也是一条分界河,河的南面到老城区是法租界;河的北面到吴淞江则是英租界。

“米斯特,你好!”一位西装革履瘦高个男子向承德打招呼。“哦,约翰先生,你来啦。”承德赶紧起身招呼。来人是承德的朋友,他是半个中国血统的法国人。他母亲是早期赴洋的广东人女儿,后来嫁给了法国人,生下他这个混血儿。这天,约翰的臂膀上挽着一名漂亮的女子——似乎是中国的姑娘,但是一身西洋穿着。“请坐请坐!”因为有漂亮女子在场,承德一时措手不及,赶紧起来让座。他没想到约翰会带女人过来。

“来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妹妹,去年从法国回来,她叫玛丽,中国名字叫匡慧敏,你就叫她慧敏吧。”约翰介绍道。“妹妹?匡慧敏?”承德一时反应不过来。“慧敏是我亲妹妹,她姓我母亲的姓。”约翰解释。